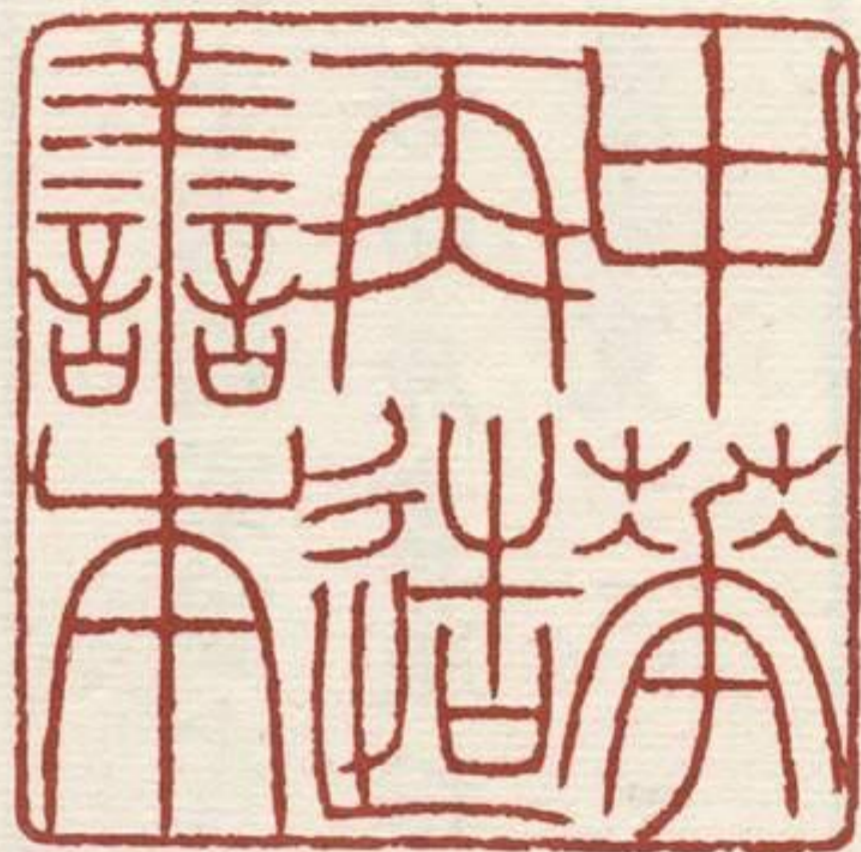


三國志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九  
七釐米寬十三·二釐米





武帝紀第一

魏書

國志一

太祖武皇帝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子德漢

相國參之後

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

是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快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為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于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桓帝世曹騰為中常士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

侍大長秋封費亭侯

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

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眾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闥三十餘年歷事

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種暲於函谷關搜得其棧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罪帝曰棧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復暲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暲以為暲得事上之節暲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高皇帝

末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為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

曰太皇帝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 嵩生

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

業故世人未之奇也

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

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喞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

太祖武皇帝



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所有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益得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顥異焉玄謂太祖肆意矣

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

其在君乎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觀太祖而異之曰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聲名益重續漢書曰玄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張璠漢紀曰玄歷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為太尉以久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為名臣

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孫盛異同雜語去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羣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常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荅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太祖大笑

年二曹瞞傳曰

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立令

魏志一

二

太祖初入尉解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為頓立令

徵拜議郎魏書曰太祖從妹夫隱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先是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閹

官反為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茲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是後詔書勅二府舉奏州縣政理無效民為作謠言者免罷之二三公傾邪皆希世見用貨賂並行彊者為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太祖疾之

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寤以示三府責讓之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是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

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有十餘

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籍於是奏免其八

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魏書曰長吏受取貪饕養依倚貴勢歷

太祖武皇帝

前相不見舉聞太祖至咸皆舉免小大震怖姦宄遁逃竄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日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宮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絕

之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魏書曰於是權臣專

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數干忤恐為家禍遂乞留宿衛拜議郎常託疾病輒告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七獵以自娛樂項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

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

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

於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

魏志一

三

勅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夫發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

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發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之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

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眾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眾十餘萬

天下騷動徵太祖為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

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

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

關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為弘農

太祖武皇帝

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

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閒行東歸魏書曰太祖以卓終

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阜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

人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

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已遂夜殺之出關過中牟為

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世語

曰中牟疑是亡人見拘於縣時掾亦已被卓書唯功曹卓遂

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

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巴吾世語曰陳留

家財資太祖使起兵衆有五千人是歲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英

記曰馥字文節潁川人為御史中丞董卓舉為冀州牧于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與兵遣數

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

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何謂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慙色子

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

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豫州刺史孔伷英雄記曰伷字

道卓之惡聽其舉兵兖州刺史劉岱代山劉繇之

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志河內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

使匡於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起家拜河內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匡少與蔡邕善其年為卓軍

所敗走還泰山收集勁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匡先殺勃

太祖武皇帝

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英雄

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先山陽太守袁遺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

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太尉朱雋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

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

賦觀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事在超集同時俱起兵

後用遺為揚州刺史為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

惟吾與袁伯業耳濟北相鮑信信事見子勛傳

衆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

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

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

陽佃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

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

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

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

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

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

將據成臯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

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

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

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為



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  
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  
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  
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  
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  
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太  
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  
丹揚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  
多叛魏書曰兵謀叛夜燒太祖帳太祖手劔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銍  
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

魏志一

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

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

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

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

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彊二子已長天下羣英孰踰於此太祖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

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

于毒白繞眭固等眭申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

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

太祖武皇帝

袁紹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

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

魏書曰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救太祖曰孫臏救趙而攻魏

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毒聞

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

於內黃皆大破之

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

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眾留中國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為寇

夏四

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

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催等擅朝政青州黃

巾眾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

魏志一

十一

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

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眾羣輩相隨軍無

輜重唯以鈔略為資今不若畜士眾之力先為

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

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

為所殺

世語曰岱既死陳宮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

此霸王之業也宮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

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

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鬪死僅而破

之

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為賊久數乘勝兵皆精

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嬰冑親巡  
將士明勸賞罰衆乃復奮承間討擊賊稍折退賊乃移書太  
祖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一同似若知道  
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  
也太祖見檄書呵之罪數開示降路遂購求信喪不得  
設奇伏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

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  
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  
精銳者號爲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  
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  
發千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四年春軍鄆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  
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

魏志一

八

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  
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  
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  
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徐  
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  
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  
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  
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故太  
祖志在復讎東伐

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  
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

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為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時得出嵩逃于厠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死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閭將騎二百衛送閭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咎於陶謙故伐之夏使荀彧

程昱守鄆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

還過郟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郟東要太祖太祖

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孫盛曰夫伐罪平民古之

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

應荀彧程昱保鄆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

引軍還布到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

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

魏志一

九

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

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

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

祖上馬遂引去袁曄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世氏為反間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

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

太祖突火而出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

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

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

去秋九月太祖還鄆城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

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

太祖武皇帝

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龍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魏書曰於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隱兵隄裏

魏志一

十一

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鼓車追至其營而還布夜

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立秋八月圍雍立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立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為其眾所殺兗州平遂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

太祖武皇帝

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  
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

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  
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

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帝獻

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使張揚繕治宮室名殿曰揚安殿八月帝乃遷居奉別屯

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

節鉞錄尚書事獻帝紀曰又洛陽殘破董昭等勸

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轅轅而東以太祖為大

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

廟社稷制度始立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於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

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文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

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

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

紹為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

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

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

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表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滿贏民人

太祖武皇帝

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  
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  
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  
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羣賊克平天下呂布襲

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  
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  
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  
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

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爲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  
右臂出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故免而昂遇害公

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

魏志一

十一

與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  
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  
後不復敗矣遂還許

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  
交戟義頸而前初公將討張繡

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秋九

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

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

術走渡淮公還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

諸縣復叛爲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

爲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

魏書曰臨  
濟水祠亡

將士獻款流涕衆皆感慟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

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

張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帝獻

春秋曰袁紹叛卒誦公云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拍麾而定公乃解繡圍公將引

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

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

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

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

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

魏志一

十三

破之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

何也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

知勝矣呂布復爲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

侯惇救之不利備爲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

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

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

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

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

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

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



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孫各聚眾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為兗州以東平畢諶為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眾為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

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

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並起輔相君長人懷快快各有自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

魏志

十四

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為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讎而羣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為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臣松之以為揚彪亦曾為魏武所困幾至於死孔融竟不免於誅滅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睦固又殺醜以其眾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為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种孝廉兗州叛

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

魏志一

十五

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其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魏略曰王忠扶風人少爲亭長三輔亂忠飢乏噉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爲荊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作逆擊之奪其兵聚衆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出行令俳取冢間爛屣繫著忠馬鞞以爲歡笑

盧江

太守劉動率衆降封爲列侯

太祖武皇帝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  
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  
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  
今不擊必為後患孫盛魏氏春秋云荅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為史之  
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袁紹雖  
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  
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  
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為  
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

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  
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  
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  
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  
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  
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  
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  
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  
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  
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

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鞶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埕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

魏志

十七

矣紹不從曰吾要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

臣松之以

當先圍取之攸怒為魏武初起兵已有眾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井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本紀云紹眾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略不出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為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其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眾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闕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其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眾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眾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其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案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為安在哉

紹復進臨官渡

起上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眾大懼時公糧少與荀

或書議欲還許或以為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  
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疆若不能制必為所乘  
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  
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  
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  
未發為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  
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  
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  
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  
連月雖比戰斬將然眾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

運者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  
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  
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  
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  
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  
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  
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  
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  
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

曹瞞傳曰公聞攸來跡出  
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

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  
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

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柰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忠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將士皆但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為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為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日鑒於鏡此益不忘人乃殺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之

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眾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

魏志一

十九

其眾

獻帝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歎矣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

詣虞為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鄆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叔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於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結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逃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

公收紹書中得許

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

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疆孤猶不能自保而况眾人乎

冀

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

楚宋之分遼東殷馗

馗古遼字見三蒼

善天文言後五十

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

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太祖武皇帝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為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上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

魏志一

二十

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

太牢祀橋玄

褒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

駸駸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二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公能詒己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青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

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

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

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已

太祖武皇帝

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魏書云綏却也有故趙

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

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

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

官爵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

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

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關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

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關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

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

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秋七

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

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

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

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公征劉

表軍西平公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為

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

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魏書曰公公去我攻呂布

表不為寇官渡之役不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為子整與譚結婚臣

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為紹服三年

而於再替之內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今

云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尚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

曠魏書曰詳叛尚屯陽平率其衆降封為列侯日譚

太祖武皇帝



自疆以乘我弊也尚  
破我盛何弊之乘乎

九年春正月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為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沮音道河朔間今猶有此姓鵠沮授也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漸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

魏志一

二十二

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曹瞞傳曰這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公

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諸君方見不久也夜遣兵犯圍公

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為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顛等臨陣降眾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

賜雜繒絮廩食之

孫盛云昔者先王之為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求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

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存社污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於逆臣之家加恩於饕餮之室為政之道於斯墮矣夫既怨友人前哲所取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遵謬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

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

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

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

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

不可傳子曰太祖又去湯武之王豈同土哉九月令曰

河北羅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

兼并之法百姓喜悅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魏志一

二十三

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

術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

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

二匹絲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

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

公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

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公遺譚書

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

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

魏書曰公公攻譚且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應時破陷下令曰其與袁氏同

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皆一

太祖武皇帝

之於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  
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為列侯初  
討譚時民亡椎冰臣松之以為討譚時出渠水凍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今不

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

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為吏所獲民垂泣

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

餘萬降封為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

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獮平續漢書郡

救獮平烏丸奔走走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

魏志一

二十四

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

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

謂之搗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

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

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冬十月

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

幹降遂以為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乃以州叛執

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

還守壺關城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

太祖武皇帝

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壘關  
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  
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  
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贛郟戚以益  
琅邪省昌慮郡魏書載十月乙亥令曰夫治世御衆建  
立輔弼誠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  
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克重任每懼失中頻年已來  
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外邪自今已後諸掾屬治中別  
駕常以月日各言  
其失吾將覽焉

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

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  
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紹  
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  
渠自呼淹入泝大孤音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  
洵音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魏志一

二十五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  
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  
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  
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  
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  
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

差

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  
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  
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  
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二萬追思竇嬰散

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成於陳蔡者庶以疇  
谷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殿用  
足租奉畢入將大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  
與衆人悉共饗之

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  
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  
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  
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  
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漸山堙  
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拍柳  
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  
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

魏志一

二十五

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  
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  
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  
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  
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  
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  
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  
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

引兵自柳城還

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  
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

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  
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

太祖武皇帝

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九等

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

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

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

富盧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以肄

四反三蒼曰肄習也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

以公為丞相獻帝起居注曰使太常徐璆即授印綬御

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南東

海三郡郡所在化行被徵當還為袁術所劫術替號欲授以上秋七月八公南

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

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

下令荆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荆州服從之功

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使

統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韓嵩鄧義等衛恒四體書勢序曰

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

宜官為最其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為版而飲

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

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荆州平公慕求鵠

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效公嘗縣

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皇安定人魏宮殿

太祖武皇帝

人也欲濟天下為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雋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雋為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雋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討復徵為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彊陰與紹通雋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雋年六十四以壽終于武陵公聞而哀傷及平荊州自臨江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為先賢也

益州

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熹救合肥權聞熹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

諸郡

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淖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

委去

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孫盛異同評曰案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

十四年春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

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  
也曾不出閭巷豈宰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  
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  
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  
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被褐  
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文得無盜嫂受金而未  
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  
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爵臺

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舉

鬼志一

六九

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  
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  
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  
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  
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  
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與舉  
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  
多意盛與疆敵爭儻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  
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兖州破降  
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  
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  
禽其四將獲其人眾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  
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  
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  
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  
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  
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  
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  
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

太祖武皇帝



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矣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曾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也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叙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捨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疆處小而會天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鬼志一

三十一

十六年春正月

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爲平原侯據爲

范陽侯豹爲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戶

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

置官屬爲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暭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

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彊習長矛

太祖武皇帝

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與超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

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

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

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

牛馬公乃得渡曹瞞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淹至公猶坐胡床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

引公入船河水急北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乎

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

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

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

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

魏書一 三十一

渭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

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凍

臣松之案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則其年閏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邪超等數挑戰

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

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

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

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

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

輕脫可為木行馬以為防遏公然之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

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他日公又與

太祖武皇帝

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

臣松之案漢高祖二年與楚戰

魏志一

二十二

滎陽京索之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君栗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牆但連車樹柵以扞

兩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揚秋圍安

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

魏略曰楊秋黃初中遷討寇將

軍位特進封臨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

朝不趨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眾梁興

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

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于鉅鹿之

廩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

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公征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

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為

魏志一 三十三

九州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

郗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

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鄭玄建

安初為侍中 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特見慮及少府孔融

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

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也遂與融互相長

短以至不睦公以書和解之慮徙光祿勳遷為大夫

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

時若綴旒然

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云

也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率

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朕

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

正

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玄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

其孰能恤朕躬乃誘天

秉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  
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  
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  
王政服虔曰言諸侯釋其

私政而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

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  
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  
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  
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  
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不  
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

魏志一

三四

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轅將返  
張揚殂斃睦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  
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  
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  
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屈官渡  
大殲醜類

詩曰致天之届于牧之野鄭玄  
云届極也鴻範曰鯀則殛死

俾我國家拯

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  
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  
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  
北東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

太祖武皇帝

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勞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慙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

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寶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鉅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不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道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

俾

盤庚曰綏爰有衆鄭玄曰爰於也安隱於其衆也君顛曰侮隅出日罔不率俾亦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

所昭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功高于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慙

焉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  
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  
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  
凡十郡封爲魏公錫君玄土首以白茅爰契爾  
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  
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  
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  
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  
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  
稽人昏作盤庚曰墮農自安不昏  
作勞鄭玄云昏勉也粟帛滯積大業惟

李吉一

三二六

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  
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  
之樂六佾之舞君翼登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  
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  
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  
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豪之惡靡不抑  
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  
厥有罪糾虔天刑語在國語韋昭注  
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犯關于紀莫不  
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  
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

太祖武皇帝

百茲弓十茲矢千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明  
允篤誠感于朕思是用錫君鉅鬯一卣圭瓚副  
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  
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眾時亮庶功  
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

字元茂陳留中牟人魏書載公令曰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  
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勗定王業其  
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三讓於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  
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梁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  
軍華鄉侯劉勳建武將軍清死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侯  
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  
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太中大夫  
都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  
董蒙關內侯王粲傳異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番杜襲  
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軍

史記一

三二二

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  
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所以褒功  
賞德為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羣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  
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黃  
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發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  
已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  
墨筆拱揖羣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  
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  
兼國周公八子並為侯伯白牡駢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  
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  
芮其功至薄亦傳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  
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呂  
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  
之封九錫之榮況於舊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  
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黃蓋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  
而明公獨辭賞於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歡心下失  
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於  
是公勅外為章但受魏郡攸等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  
慮稽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即大禮今既虔  
奉詔命副順眾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朝之賞

太祖武皇帝



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海疆域并賦  
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能成翼戴之勳立一匡之  
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於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  
以番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  
懲曩日震蕩之艱記建忠賢發墜是為願明公恭承帝命無  
或拒違公乃受命 魏略載公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  
位郎署受性疲殆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  
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眾遂值千載之運  
奉役目下當二袁炎佛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願瞻  
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  
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  
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  
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記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  
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  
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偏  
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遂其  
愚意亦將黜退今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  
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  
悚懼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嫫公三女  
受詔

鬼一

三八

為貴人少者待年於國

獻帝起居注曰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

齋壁帛玄纁絹五萬匹之數納嫫介者五人皆以議郎行大夫事副介一人

九月作金虎臺

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為

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魏氏

春秋曰以荀攸為尚書今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亦奔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覲和洽為侍中

馬超

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氏王千萬叛應超屯興

國使夏侯淵討之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藉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

等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氏

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

太祖武皇帝

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獻帝起居注曰使行大常事大

司農安陽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齊東帛駟馬及給事黃門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二貴人于魏公國二月癸亥又於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綬甲子詔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黃廐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癸酉二貴人至沛倉中遣侍中丹將次從虎賁前後駱驛往迎之乙亥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中二

魏志一

三十九

千石將大夫議郎會殿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中郎二人與漢公卿並升殿宴 三月天子使魏

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獻帝起居

注曰使左中郎將楊宣亭侯裴茂持節印授之 秋七月公征孫權

九州春秋曰參軍傅幹諫

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共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為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幹字彥材北地人 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

漢王聚眾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

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公  
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

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  
惡發聞后發黜死兄弟皆伏法

曹瞞傳曰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

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  
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  
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  
是乎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公至

孟津天子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乙未令曰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

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

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

魏志一

四十一

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

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

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

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為皇后省雲中

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為新

興郡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氏

氏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

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氏王寶殺衆萬餘人恃

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將

太祖武皇帝

石等共斬送韓遂首

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為督軍從事

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聞其名特與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宋揚北宮玉等反舉章遂為主章尋病卒遂為揚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為亂積三十一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劉文靈帝紀曰章一名元

秋

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

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

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慄高祚

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

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

寶魏書曰軍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公於是大饗宴不忘其勞巴漢皆降復漢寧

郡為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為西城郡置太守

見一

四十一

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

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

夷賓民來附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

守濩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

侯守相孔衍漢魏春秋曰天子以公典任于外臨事之賞或且速疾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在茲

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觀為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

河東太守來敏又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蓋所用速示

威懷而著鳴動也其春秋之義大失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況君兼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

行蕃甸之外失得在於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草

假授咸使忠義得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

相獎勵勿有疑焉

太祖武皇帝

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

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

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 臣松之以此始

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劉備襲劉璋取

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

還留夏侯淵屯漢中

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

從神且武安得父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振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川嶽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饒餘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

魏書曰辛未未有司以太牢祠令曰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

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

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盟夫盟以紼為敬未聞擬向不盟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

受水而盟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最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

神以授侍中此為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月壬寅公親耕籍田

魏書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

都試車馬幸長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自今已後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

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 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為魏

王 獻帝傳載詔曰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勳建立功德光啓氏姓延于子孫庶姓之與親豈有

殊焉昔我聖祖受命勅業肇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並列土地據國而

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繼

序弘業遭率土分崩羣兇縱毒自西徂東辛苦卑約當此之際唯恐弱入于難以羞先帝之聖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

太祖武皇帝

奮身震迅神武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焉君勤過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慮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為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勳績韓遂宋建南結巴蜀羣逆合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梟其元首屠其窟窟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擐甲冑深入險阻交夷蝮賊殄其凶醜湯定西陲縣旌萬里聲教遠振寧我區宇蓋唐虞之盛三石樹功文武之興旦奭作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為已任猶錫土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杖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方哉今進君爵為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文奉策璽玄土之社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璽綬符策敬服朕命簡恤爾眾克綏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魏王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為高美以忠和為典訓故勅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効是以勳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載元首之聰明周邵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戴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將鏤符析瑞陳禮命冊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

魏志一

四十三

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擗節勿復固辭四體書勢序曰梁鵠以公為北部尉曹曄傳曰為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臣松之案司馬彪序傳建公不為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欲尊祖為帝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為北部尉賊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不犯界如此則為有徵

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為公主王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

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

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為相國

魏書曰始置奉

冬十月治兵

魏書曰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

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

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

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

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魏書曰初置衛尉官秋八

月令曰昔伊摯傳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名舉所知勿有所遺

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

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不為魏太子劉備遣

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

直書晁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魏武故事載令曰領

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捨騏驎而弗乘焉惶惶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

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

斬之三輔決錄注曰時有京兆金禕字德禕自以世為漢臣自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觀漢祚將移謂可季

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為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

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王必善因以聞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彊盛而王在鄴留

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為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為誰以素與禕善走投

禕夜與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為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或曰必欲投禕其帳下督謂必

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眾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獻帝春秋曰收紀晁等

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為羣兒所誤耳晁頓首搏頰以至於死山陽公載記曰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

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爲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以爲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乃實賊也皆殺之曹洪破

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五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

氏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

臣氏等叛遣鄆陵侯彰討破之魏書載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

于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

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

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六月令

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

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

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

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

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

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畧民吏

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曹瞞傳曰是時南陽間苦繇役音於是執太守

東里褒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說音曰

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

遣之吾與子共勦力比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即釋

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

滅之至共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爲備所殺二月王自

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

拒守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棄

之以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之比漢中知王欲還也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

太祖武皇帝



夫人卞氏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

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

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世語曰諷字子京沛

人有惑眾才傾動鄴都鍾繇由是辟焉大軍未反諷潛結徒黨又與長業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禕懼告之太子誅諷坐死者數十人王祖家誠曰濟

陰魏諷而此云沛人未詳冬十月軍還洛陽曹瞞傳曰

北部尉解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

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

摩陂魏畧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口著爐火上耶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奏曰漢自安帝已來

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歷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

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

愚以為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

也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

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

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

疑哉王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曹瞞傳及世語並云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為宜先滅蜀

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

惇追恨前言發病卒孫盛評曰夏侯惇恥為漢官求受魏印

桓階方惇有義直之節考其傳記世語為妄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

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

出曹瞞傳曰王使工蘇越徒美梨掘之根傷盡出遺令曰

太祖武皇帝

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

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歛以

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

陵

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法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

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勅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畫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常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繕制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常以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自制終亡衣服四篋而已傅子曰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適人皆以皂帳從婢不過十人張華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實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

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棋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却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鳩酒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恰合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曹瞞傳曰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中細物時或冠恰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捧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

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眾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眈四州疆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擘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畧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武帝紀第一

魏書

國志一

魏二六一

四十八



太祖武皇帝



